

什么使日本人成为 世界首富



金城出版社

什么使日本人成为世界首富

——附加价值论

邱永汉 著

许晏平 李学良 译校
彭 岩 魏 淳

金城出版社

1993

(京)新登字 144 号

什么使日本人成为世界首富

〔日〕邱永汉 著

许晏平 李学良 译校
彭 岩 魏 淳

责任编辑 苏公望

金城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内)

河北衡水地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08 毫米 1/32 开本 印张 4.625 字数 120 千字

印数 0001—10000

1993 年 7 月第 1 版 199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84—060—3/F·I 定价 4.00 元

作者简介

邱永汉 作家、经济评论家、经营顾问。1924年3月28日生于台湾。1945年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商业系毕业，1947年任台湾华南银行调查课长，1948—1954年在香港经商，1954年4月再到日本并开始写作，1955年其小说《香港》获第34届“直木奖”，后继续写作社会评论、经济评论、哲学、随笔等。著有《东洋思想家》、《西游记》、《吃在广州》、《投资家读本》、《借贷学入门》、《税金报告》、《井畔论语》、《实例经营教室》、《世界如何变化》、《致富未来学》、《并非人人都一样》、《怀着富翁的心情在国外旅行》、《多变的世界，不变的规律》、《太阳还会在黄昏后升起》、《邱永汉选集》等。

前 言

在距现在大约 200 多年以前,曾有一位名叫亚当·斯密的学者侧目观察了美洲这块英国殖民地在经济方面的飞速发展,写下《国富论》一书。在亚当·斯密以前,一说到财富或财宝,人们常以为指的就是金银、宝石之类。亚当·斯密却一语破的,指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如果葡萄酒能用金银买到,那么,生产葡萄酒的人不是也能用葡萄酒买金银吗?”

亚当·斯密原本是爱丁堡大学的一位逻辑学教师,讲课颇受学生们欢迎。由于写了《国富论》,被尊为经济学这一新学术领域的鼻祖。而且,亚当·斯密还有说书人那样的口才,他的《国富论》在内容上并不像后世一些经济学专著那样枯燥无味。

后来,又经历了近百年的时间,卡尔·马克思由德国流亡到了伦敦。当时,英国在产业革命的推动下,经济迅猛发展。可是,无论经济怎样发展,囊中富足的只是资本家,居住在贫民窟的工人们却依旧穷困潦倒,挣扎在贫困与饥饿之中。马克思目睹着这一切,写下了《资本论》一书。

从性格上讲,马克思这个人不那么干脆利索,而且,根本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在学术争论上更是毫不妥协。继承他衣钵的后来人,也把他的这种性格继承了下来。在我看来,尽管马克思了解现实经济社会的方式不无欠妥,但正是因为他揭示了“只有资本家富贵荣华,工人们还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社会本质,才唤起了人们的社会正义感,使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马克思不仅在全世界造就出许多个共

产主义国家,而且还使得未实行共产主义的国家里的经营者如今也不得不关心工人的福利问题。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谈论马克思经济学所起的作用,那么,与其说是对财富源泉的看法,倒不如说是代表了劳动者对于分配的要求;与其说是体现在经济学领域,倒不如说是在社会思想史范畴更贴切。

此后,又过了100年,到了20世纪的后半期,天赐良机,让出生在台湾的我得以居住在东京,并亲眼看到日本在战后近30年里的变化。在这段时间里,日本从近乎一无所有的状态起步,一跃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富国。根据我在大学学到的经济学,财富属于那些国土辽阔、资源丰富的国家,而像日本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各国那样缺乏自然资源的国家都属于穷国。

可是,在既无资源又无资本的日本,为了养活9000万人口,不得不从国外进口原料,加工成产品后再出口,赚些加工费。大家都在忘我地从事着这种附加价值的创造。起初,日本制造的产品曾备受歧视,被视作“便宜没好货”,后来却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受到全世界信赖的物美价廉的商品。生产这种商品的日本人,也成了世人嫉妒和羡慕的对象。

其奥秘何在?为什么既无资本又无资源的国家能成为世界首富呢?对此抱有很大兴趣的,恐怕不会只我一人。我虽然不像普通的日本人那样置身于变革的湍流之中,但也不像美国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那样既不了解日本国情也大都不会讲日本话,“盲人摸象”。

日本人创造出来的财富基本上都是劳动的成果。在这一点上,我对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关于“财富是劳动的产物”的观点并无异议。但是,日本人的成功,是把劳动集中于“附加价值创造”的结果,主要归功于工业化,所以,也就随之诞生了一个新的法则,即“成功地进行工业化建设的人将成为富翁”。

我曾从生活和思想的角度追寻过日本人获得成功的奥秘,并著有《论富翁日本》(每日新闻社出版)一书。这次,在《什么使日本人成

为世界首富》一书中，则把评论的重点放在了对经济的分析上。这本书曾分4次（每次80页）在季刊杂志《企业之声（特集）》上连载，原打算其后再继续连载4次，但因尚未完稿，故暂且将已刊载的四章作为第一册面世。在此，谨向担任编辑出版工作的该杂志编辑部的安藤卓先生及出版部的松本道明先生表示感谢！

邱永汉

1988年12月1日

于台北飞往东京的中华航空公司机上

（许晏平译）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什么使日本人成为世界首富	(1)
日本人再次证实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	(1)
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指出劳动是财富之母	(1)
战后日本的附加价值大部分分配给了工人	(4)
除靠加工业吃饭外别无选择余地	(6)
让人觉得百年也难复兴的战后日本状态	(6)
战后十年通过贸易建国摸索出一条新路	(8)
偏激的工人运动把日本引向富国之路	(10)
工人运动所象征的日本自由度	(10)
日本实质上已成为“工人之国”	(13)
工业化给日本人带来赚钱的机会并改变了社会面貌	(15)
日本如停留在农业社会则成不了富国	(15)
工业化在使日本人成为富翁的同时	
也造成了新的贫富差别	(17)
国内无资源是发展工业的动力	(18)
日本在工业上获得成功的各种条件	(18)
日本无资源的现实与由美国引进技术	
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20)
美国的穷人是日本人的救星	(23)
1945年至1955年期间日本人向往的是美国产品	(23)
日本人生产的便宜货销路何在	(24)
一亿人的国内市场是出口业的最佳练兵场	(26)
可在国内市场为新产品出口进行市场调查	(26)
短期内培育出出口产业的秘密	(28)
没有资源可以买进 没有资本可以创造	(30)
资源和资本都不是发财的绝对条件	(30)

正因为没有资源才找到附加价值的矿脉	(33)
第二章 繁荣结构的基础是借款	(35)
建立在借贷基础上的日本式经营	(35)
三十年前日本人的工作状态显示出未来素质	(35)
热衷于借款筹措资金的理由	(37)
借款经营不会发生折旧不足	(39)
从金本位制转变到依靠发行纸币的纸币本位制经济	(39)
纸币本位制必然产生的通货膨胀有利于借方	(40)
事业家扬鞭跃马银行亦步亦趋	(43)
银行在任何时代都是经济体制的支持者	(43)
为日本带来繁荣的是事业家	(46)
赏花酒般的土地景气能巧妙地避免破产	(47)
土地是贷方和借方都放心的担保物	(47)
在土地转让的同时扩大生产的日本经济体系	(49)
彻底模仿就能达到独创的境界	(51)
战后日本的所有模式都是美国的	(51)
模仿别人的日本在不知不觉中建立起独自的水平	(53)
以公司利益为重的出色的协作	(54)
日本的公司是一种精神团体	(54)
日本公司的上下协作带来了今日的繁荣	(56)
比资历工资和终身雇佣制更重要的因素	(58)
资历工资和终身雇佣制对日本企业大有好处	(58)
占先的是依靠协作办事的共同体意识	(60)
富足起来才会盛行借款和使用金融手段	(63)
日本积累的资本是日本人自己创造的	(63)
企业 and 人都倚重借款和金融手段	(64)
第三章 日本人在工业上获得成功的秘密	(67)
工业人口的增加是向富有发展的期票	(67)
靠农业无法维持生计,致使日本转向工业化	(67)
农业人口的减少使日本人成了富翁	(69)

工业化带来人口密度和贫富的新的地区差异	(71)
工业化把全国分成过密地带和过疏地带	(71)
富足地区和贫穷地区	(74)
对公司的归属意识是实现技术积累的保证	(75)
能否生产出成品最终取决于“人”的素质	(75)
对公司的归属意识无法用合理主义解释	(76)
领导和部下、总公司和子公司都是父母子女关系的延伸	(80)
日本的雇佣制度建筑在家庭的延长线上	(80)
总经理的地位就像供奉的神	(82)
以金字塔式的柔性经济结构适应变化的竞争形势	(84)
在转包系列化上下功夫的日本企业	(84)
拥有转包企业集团的好处	(86)
坚信畅销商品就是好商品	(88)
根据战后“出口建国”的方针追求生产便宜的畅销产品	(88)
为顾客着想,追求开发畅销商品	(90)
赚钱要靠严格的质量管理和降低成本	(92)
从长远的观点出发不惜为质量管理和降低成本投资	(92)
日本人富裕的源泉来自工业生产过程	(94)
从依赖出口成品到出口生产手段的巨大转变	(96)
生产者思想中美元便宜日元贵的根本问题尚未解决	(96)
向海外转移生产基地也给其他国家带来财富	(98)
第四章 日本的流通业将在全世界掀起一场流通革命	(100)
由大米自由化暴露出来的日本经济结构	(100)
日本的保护政策代表着产业界企业中的巨大成功	(100)
大米自由化争论彻底暴露了日本人的思想	(101)
有生产者而“没有消费者”的经济政策	(104)
日本始终在国外赞同自由贸易在国内实行保护贸易	(104)
问题在于收获优先的农耕民族素质	(106)
像食草动物肠胃一样曲折漫长的流通渠道	(108)
排成长蛇阵的批发商	(108)

日本的流通结构是价格波动的吸收器	(110)
商社是日本产生的“国际批发商”	(112)
商社是日本特有的批发制度在全世界发展壮大的产物	(112)
商社今后也将在世界贸易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114)
百货公司是日本人发明的“零售店的杰作”	(115)
保持高级印象的日本百货公司	(115)
百货店和批发商何以得到高额差价	(117)
从超级市场看到的流通革命与反革命	(120)
日本流通革命始自廉价店与厂家的直接联系	(120)
“批发商无用论”的超级市场何以回到	
“批发商有用论”上来	(121)
最大的非关税壁垒是对价格感觉迟钝的消费者	(124)
什么造成了日本流通系统的动脉硬化	(124)
对廉价购物不感兴趣的日本人	(126)
日本的大型店在东南亚正处于流通革命的盛世	(128)
301 号条款将成为改变日本对商品流通看法的机会	(128)
日本流通业具备国际竞争能力的理由	(129)

第 一 章

什么使日本人成为世界首富

日本人再次证实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

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指出劳动是财富之母

在距今大约 200 年以前,亚当·斯密侧目观察了位于美洲新大陆的英国殖民地的经济发展与繁荣,撰写出《国富论》一书。在这本书的开头,亚当·斯密写道:“一个国民每年的劳动,是提供一年生活消费必需品和便利服务的源泉。这些必需品和服务常常是劳动的产物。否则就是出卖这种产物而由其他国民那里买来的。”总而言之,“创造各种财富的是人,依靠人类的劳动,才能创造出生活所必需的物品。”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就是基于这种认识发展起来的。

在我们现在看来,也许会认为这只是个常识,可是,18 世纪的人们却没有认识到“劳动就是财富”。他们认为,金银、金银货币以及宝石等财宝无论何时何地都能用来换取所需的物品,所以,财富指的就是金银财宝。据说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一到达某个未知的国度,就打听“有无金山?能出产多少银子?”一旦知道那里并无金银,便会悄然遁去。

亚当·斯密与 18 世纪的这种传统意识背道而驰,他指出劳动力是所有价值的源泉,如果葡萄酒能用金币买到,那么不是也能用葡萄酒买金币吗?

其后,又过了 100 年,卡尔·马克思观察了伦敦的贫民窟,在脑海中把从早到晚不停地工作仍旧摆脱不了贫困的工人与其雇主资本

家的富裕生活作了对比，写下了《资本论》一书。与其说马克思是要客观地深入探讨经济结构，不如说他是怀着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受虐待的人们的极大同情和对统治阶级的无比义愤，为把经济社会分成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两部分来加以解释，并在科学上证实这一点，不顾一切地以执著的态度进行了大量的叙述。他想运用剩余价值、资本积累等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揭示资本家的深重罪孽。马克思更进一步狭义地限定了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主张一切财富并不是由劳动，而是靠劳动时间创造出来的。

在观察美洲经济发展及各国间的贸易而产生的“理论”和把伦敦贫民窟印在脑海中而形成的“思想”之间，不存在明确的共同点。勉强地讲，双方都重视人类的劳动，“劳动才是真正的财富之母”可算是他们双方的共识。

又过了100年，也就是20世纪后半期，尽管事出偶然，我一直居住在东京，目睹了日本人赤手空拳，顽强拼搏，使日本由战败后的废墟发展成世界首富的全过程，这给我很大的启示。战前的日本就已经是一个典型的资源贫乏国。当时的日本人确信，资源的丰厚程度决定着一个国家的贫富。所以，他们瞄准了有资源的地区，站到了殖民地争夺战的前列。甚至有些过之，闯入了世界性的战争。结果，失去了所有的殖民地，9000万人口被关闭在原有的四个岛屿上，陷入了有史以来的最大危机。

如果资源的有无决定一个国家的贫富，那么，日本人就此也该是气数已尽。但是，日本人却毅然从深重的危机中再次奋起，不仅恢复了国力，而且也由于受到汇率因日元升值和美元贬值而大幅度变动的影响，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美国，成了世界首富。显而易见，使日本人成为富翁的并不是资源。刚刚战败的日本，一无所有。从这点来看，也就等于承认使日本人成为富翁的不是资本。何况日本又是个山区占整个国土面积85%的平地很少的国家，对于使日本人成为富翁的也不是土地，就更没有必要再作解释了。

如果认为财富的源泉不是资源，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那么，剩下的就只有劳动了。虽然，在亚当·斯密时代就已指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但我们知道，即使到了 20 世纪末，它似乎依旧可以适用。

不过，即便说到劳动，也不像马克思抽象地想象的那样，可以简单地用劳动时间这一标准来衡量。首先，劳动既有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分，又有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之别。而且，有的劳动是坐在办公室写字台前；有的劳动是像百货店售货员那样站在食品销售点扯着嗓子招呼顾客；有的劳动，比如搬运工人，好天有活干，雨天就找不到活；有的劳动在船上，有的劳动在地下，比如矿工。况且，即使同样是工作一小时，工作也是千差万别，在传达室或管理室什么也不干道闲自在的工作有之，为几亿美元的外汇买卖劳神费力的工作也有之；在交通堵塞时一劲地按喇叭的司机工作有之，驾驶飞机在空中飞翔的飞行员工作也有之。

这些劳动分别具有不同的性质，不能单纯地用时间来计算其价值。虽然并不是对于各种劳动都有单位劳动时间的严格行市，但针对某项工作的报酬价码则已大致确定下来。在支付这部分工资和原料等成本之后，再从销售价格中扣除提供这种商品或者服务所需要的费用，剩下的部分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我们把它称之为附加价值，因为它是完成了一件商品或者一项服务以后附带产生的价值。附加价值的大小，并不是我们自己事先所能决定的。不换成钱并攥在手里，它就不可能是明确的数字。创造出的这种价值无论大小，都会作为社会财富固定下来。如果一个国家每年都比其他国家快的速度和较大金额扩大这种附加价值，那么，这个国家就肯定会成为富国。

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代，作为附加价值而创造出来的财富不论是在分配比例还是在分配对象上，都会有所差异。在马克思生活时代的伦敦，工人所得极少，他们的工资仅够勉强糊口。附加价值的

大部分都到了提供资本的老板，也就是资本家的手中。所以，马克思把这种工人只能拿到勉强维持活命的一点点工资，而资本家却占有了劳动必然产生的剩余价值的大部分看成是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

战后日本的附加价值大部分分配给了工人

在 20 世纪后半期战败后的日本，附加价值的大部分都以工资和奖金的形式分配给了工人，剩下的部分被看成是利润。利润中的 50%—60% 被政府作为税金征收，余下的大部分又被公司以公积金或保留金的形式留下，最后那点残羹剩饭般的钱才轮到股东们的红利。这是早已形成了一种惯例，也是战败后的日本已不存在西洋概念中的那种资本家、并已成为“只有工人的国家”的缘故。

当然，无论在哪个国家，为了发动工人运动，都必须树立对立面。在当时的日本，财阀已解体，居于社会顶层的统治阶级亦受到占领军的整肃，象样的财主已不复存在。

正像太宰治在《斜阳》中描述的那样，过去的有产阶级，包括皇族和华族在内，全都靠变卖财产来维持生计。可以说，在这些当人当中，几乎没有人重新振奋起来重登财界高位（除极少数有才干的企业家外）。他们有土地的卖地，有茶具和工艺品的，也都将自己手中的宝物卖了出去。因此，工人运动失去了原来的斗争对象，自然也就有劲无处使了。不过，日本人仍选好了假设敌，他们把垄断金融资本或公司的总经理当成了争取增薪斗争的对象。

诚然，工人设立纠察线或罢工都会妨碍营业，所以公司和银行都想尽可能稳妥地平息事态。只要公司在资金方面略有宽裕，都会接受提高工资标准的要求。这也是因为，公司方面派来的那些人直至昨天还隶属于工会一方，他们只是奉命执行公务才站在公司一边，他们本来也和其他职员一样，从公司的收入中领取薪水。

即使公司的总经理是创建公司的功臣，这个原则也不会有什么大改变。企业的规模越大，他们自己所持的股数就相对越少，所以，对其他股东而言，总经理代表着公司职员一方。如果在美国，不把半数

以上的股票控制在自己名下，要不了多久，总经理的位置就会被夺走。但在日本，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分开的，经营者的发言权很大，所以，即使所持股票仅占 30%，也能保住总经理的地位。因此，总经理虽然有时相对于职员来讲代表着股东的利益，但有时他又代表公司及职员与股东进行谈判。

既然已形成这样一种组织结构，就不能说总经理与职员处在经常对立的立场上。假如有什么利害冲突，那也就是为了整个公司的长久安泰应否将利润额中更多的部分留在公司这类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与马克思时代相比，附加价值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分配给了工人，未分配的部分也大都留给了公司，并不归股东所有。股东之所以未对此表示不满，是因为股东的 70% 都成了法人，余下的个人股东，股票少而零散，对公司没有什么发言权（就像储户对定期存款的利息提不出什么意见一样），对于股份红利，最终也就落得个老实实在地收下付给他的那部分的结局。

至于这种分配方式是否最理想，意见也是因人而异。可是，对于日本来说，既无资本又无资源，一步走错，就会陷入可能饿死的境地。在日本的国民们正在拼命挣扎的时候，他们所创造的财富也在不断增长，最后终于达到了世界第一的水平。不容置疑，这是劳动的成果，但是，劳动的内涵已与亚当·斯密时代和卡尔·马克思时代有很大差异。

日本人的财富是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创造出来的？它将怎样改变世界经济？其他国家的国民能否仿效日本？世界财富的创造与分配今后将会怎样？下面，我想就上述问题发表点拙见。

除靠加工业吃饭外别无选择余地

让人觉得百年也难复兴的战后日本状态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败北，于1945年8月15日无条件投降。那一天，我正在冈山县上道郡浮田村的庄稼地里拔草。因当年3月9日，东京遭受到大空袭，我才撤下险些被战火焚毁的公寓，疏散到东京大学的一个父母住在农村的同学家里。在学生时代关系密切的几个朋友当中，有广岛造酒厂主的儿子，也有冈山电气工程师的子弟，他们都曾劝我，如果回不了台湾就去他们家暂避一时。一打听，广岛那个朋友的家在城镇，要是再遭受一次空袭，还得再逃难。与其这样，或许还是冈山市郊没人住的稻草房更好些。于是，我选择了冈山县那个朋友的家。假如那时我选择了广岛，也许会直接遭受原子弹的轰炸，在那里命赴黄泉了。

多亏在冈山县的乡村生活，我掌握了割麦、用牛培垅和插秧的要领，也学会了砍松枝烧木炭的方法。虽说我隐居在乡村，但有个同学是当时天皇侍从长的亲戚，所以，对战况动向和天皇对陆军将领如何不满也有耳闻。因此，尽管在庄稼地里拔草，但对战争不久将以日本战败而告终则确信无疑。

因为冈山是广岛的近邻，所以，原子弹在广岛爆炸后不久，有关惨状的消息就传了过来，人们煞有介事地切切私语道，广岛可能成了百年寸草不生的废墟了。

8月15日清晨，收音机广播说白天将播放天皇的讲话。因当时盛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论调，所以，乡村里的大多数人猜想，天皇大概是要发表激励国民的演说。我却多嘴说是“战争就要结束了”。当时没有人相信我的话。倾听了天皇讲话后，果真让我说中了，人们都很惊讶，莫名其妙的谣言也不胫而走，